

不如做 保安



“保安工作的門檻甚低，但需求的心理質素卻要高。”

蕭浩 著

真人真事真性情的小人物，
顛覆你過往對「保安」的平面認識



目錄

前言

- | | |
|-----------------|-----|
| (1) 讀保安課程 | 7 |
| (2) 面試 | 13 |
| (3) 上班的第一天 | 21 |
| (4) 上班的第二天 | 31 |
| (5) 天怪邨 | 43 |
| (6) 上班的第七天 | 49 |
| (7) 上班的第十五天 | 57 |
| (8) 驚豔——深更裡的夜明珠 | 69 |
| (9) IC 出馬 | 79 |
| (10) 座頭與外圍 | 99 |
| (11) 賭博遊戲結束 | 107 |
| (12) 天怪邨三多 | 109 |
| (13) 滄海遺珠 | 121 |
| (14) 寒夜暖流垃圾房 | 133 |
| (15) 光怪陸離停車場 | 147 |
| (16) 紅包文化 | 159 |
| (17) 天生我才沒有用 | 171 |

前言

當上保安與出書有感

我所以走入保安這個行業，是緣於一個叫做「堅持做保安兩個月」的群組，一個小小的賭博。然而，參與這場賭局的幾個好事者，大多不能堅持下去，一個個敗陣離場，剩下我在這個圈子裡，赫然發現這廂風光獨好。

保安工作的門檻甚低，但需求的心理質素卻要高。在這個低工資低工種的行業裡，糊裱著一頁頁辛酸和無耐；在這個 32.5 的世界裡，有著極多精彩的小人物，佈置著光怪陸離的眾生面譜，最令我感動的是碰到兩位昔日在職場上叱吒一時的前輩，後來瀕臨破產，無奈下走入這個低工種的世界裡，經過一番洗鍊，在筆路藍縷中過了度冷河，居然重整積極人生，詮釋了鐵血將軍巴頓那句名言：「衡量一個人成功的標誌，不是看他登到頂峰的高度，而是看他跌到谷底的反彈力」。

那時我的體重日甚一日，已嚴重超標，多少回，減肥運動皆無效果，有位朋友教我一個祕訣，除了節食和做有氧運動之外，應訂立一個生活目標，與減肥運動同時進行，兩者相互牽扯螺旋而前，較易達標，於是我選擇了一個文字工程，就是把這段保安生涯寫下來並匯集成書。

本來，出書不難寫書難，自資出書不就是幾萬元而矣，比起動輒寫幾萬字容易得多了；可是，一夜之間，易事卻變成了大難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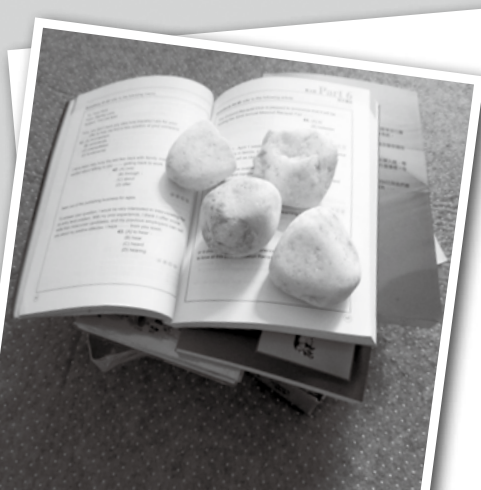
那是因為我原來住在公屋，還擁有一個面積不算小的未貸完款的私人物業。這年香港政府突然出招，舉凡擁有的私人物業的人必須退還公屋，為了在香港這個寸金寸土的地方繼續位列「人生勝利組」（擁有公屋）。只有堅壁清野，將兒子的公屋戶籍除戶，並將私人物業轉到他的名下。可是，大少爺才剛出社會，銀行無法接納他的貸款，只有牙關一咬，將物業貸款一次過清還。如此一來，我家公子頓時升格為有樓階級的黃金貴族，而我卻變成藤田孝典筆下的下流老人。

下流老人要完成出書宏願，唯有摀抑食樂，往減肥運動更靠攏一步，每月擠出幾千元作為出書儲備。

兩年多的地盤保安生涯，大部分時間都在那個只有一米見方車閘旁的更亭度過，工作之餘，在更亭裡挑燈寫稿，細味鋼筋水泥以外的溫度人生，也未嘗不是另有一番乾坤。

(1) 讀保安 課程

成人職業再培訓課程，太爽了！
為甚麼我們的中、小學課程就
沒有那一半的趣味。



我：「是不是十多年年資的老員工薪金和福利特別豐厚，新入職的太微薄。」

湯主任：「不是，做了十幾年和新入行的都是 8060 元。」

我：「嚇！十年如一日！這是甚麼工作？工作經驗一文不值。」

他又問了幾個問題，記下了些資料就送我出門，還說了一句：「我們真的很缺人，希望你能來。」

我感到這年青人應該是個職場新手，很客氣很誠懇，處事戰戰兢兢。

終於，我沒有選擇那一片佛語梵音幽霧氤氳的佛廟，也沒有選那銀鈴笑聲後有龐大背景的公司，而是選擇了那枱頭凌亂而且工資最低的屋邨夜班。這個選擇的原因也許是因為對那個憨直的湯主任有好感；也許對那十年如一日的怪異格局感到好奇；也許如課堂導師所講的屋邨夜更，千奇百怪，也許心頭還有其他想法。

在我決定到這個屋邨上班的同時，其他五位同學也順利各自找到工作，而且都比我先上班。



有很多專家都認為晚上十一點至凌晨四、五點這段時間，是人類最宜休息睡眠的時候、甚麼新陳代謝，褪黑色素等等發揮得最佳。任何熬夜的行為，長期下來，都會對身體產生嚴重傷害。可是，我這個夜更保安工作，偏偏就重疊在那個黃金睡眠時間，二十三點半至翌晨七點半。

當天下午，「堅持做兩個月保安」群組裡收到一個訊息，其中一位組員 Amy 做了三天夜班，受不住熬夜的煎熬，第一個敗下陣來。受了這個不利消息影響，對這個夜班工作，忐忑不安。

然而，我真是多慮了，最少，這個驚心動魄的第一晚，我完全沒有半點睡意。

湯主任簽約時告訴我上班時間是晚上十一點半，我提前五分鐘到達集合地點第九座，還以為是早到，原來是夜更二十人裡最後到達的一個，一位女士叫蘭姐的瞪了我一眼：「怎麼這麼晚？老風，你帶新同事去學巡樓和打鐘，之後去『頂巡』，明早到停車場。」跟著所有人解散，各自上崗。

老風

老風是我在這個夜更團隊裡最先認識的人，可說是入行的師父。這位六十開外的瘦個子，鶴佬人，身體挺硬朗，領著我走路時步跨闊而且快，雙手前後擺動的幅度很大，特別是兩手手腕擺到身後時會稍為突兀的扭擰一下，使人不由自主注意到他手上戴的手錶，一個 Boy Size 的金銀膊勞力士，為打開話題，我刻意恭維他：「老風哥，我看你的情況，以前不是當保安的吧？是幹甚麼事業的？」

老風果然來勁：「你挺有眼光，我才當了兩年保安，退休無事過過日神混混日子。我以前在大陸做廠的。」

我：「一定是個大廠，你是老闆？」

老風慣性的將手腕舉起並握拳左右轉幾轉，讓緊貼的金錶錶帶稍為鬆一鬆離開手背，說：「我不是老闆，但老闆不管事，全歸我管，全廠有五六百人。」

我：「我看你跟一般保安就不一樣。」

老風更得意：「後來工廠轉型，我年紀又大，老闆百般挽留我都不想留下，那些電腦我都不會嘛。回到香港，閒著無事，這裡的阿頭是我的老鄉，叫了很多次，不好意思老推他，才來這裡幫忙幫忙……。」

真有點後悔引起他自誇陳年舊事，以致巡樓時好多疑問都沒有空閒問他。

我終於忍不住打斷他的話題，問：「老風哥，巡樓究竟要做些甚麼事？」

老風：「巡樓有幾件事要做，最重要是打鐘，你在樓層裡幹甚麼沒有人知道，但少打一粒鐘電腦會顯示出來；有時間查一查樓層的公共燈有沒有不妥，水管房有沒有漏水，樓梯間有沒有雜物阻路，樓層有沒有特殊情況等等。但我告訴你，除了打鐘是必要之外，其他最好都不要管，閒事少理。」

我：「為甚麼都不要管？」

老風：「甚麼壞燈、漏水需要修理的事件，要在 OB 簿記錄，又要寫維修單，好麻煩，你又不是正莊座頭，何必自找麻煩。在這裡做事，差不多就好，不要太認真。反正做是 32.5，不做也是 32.5。這裡長期人手不夠，做錯了事也很少開除，但你做得再出色，也不會給你獎勵一分錢，凡事過得去就好，明白嗎？」

說著說著，已乘升降機到了第九座頂樓，由天台開始用鐘棒對著預設的鐘粒打鐘，每三層打兩粒，一直到地下，共 36 粒鐘，花了 40 多分鐘才完成。

頂巡

跟著，他帶我到第一座，學做頂巡。所謂頂巡，是每座大廈的樓下降機大堂都有一個保安員的崗位，這崗位是二十四小時崗位，稱為「座頭」。座頭保安員每晚需要上樓巡樓，需要找人頂替位置，稱為「頂巡」。

第一座座頭小鳳上了樓，老風讓我坐在她的位置，叫我自己看看 OB 簿，那簿記錄了所有座頭的工作，他說我多看幾頁就會明白這裡的保安工作。說完逕自走到座頭後面的小廳，閉眼瞌睡起來，我心裡真佩服這人怎麼能那麼快一下子就睡著。

雖然看了好多頁 OB 簿，但我對於座頭工作還是毫無頭緒，一會枱上的電話響起，要接力報更，我完全不知如何對答：一會門鈴響起，有住客忘記了密碼要我按電掣開門，可是我連開關掣在哪裡都找了半天才找到。

就這樣一知半解胡亂摸索，頂完一座又一座，老風已交待我自行工作，不再伴隨了。

到了第三座，我推開門進入大堂，一位女同事趴在枱上睡得正酣，我在枱頭輕敲了兩下，她悠悠伸直了身子，半邊面壓得紅紅的，睡眼惺忪問：「到我巡樓啦？」

我點了點頭，她慢條斯理的到旁邊匙櫃拿了天台匙和電房匙，接過我遞給她的鐘棒，我順便問她：「師姐，不是說值班時不得睡覺嗎？」

她白了我一眼，說：「這不叫睡，這只是瞌一瞌，養一養神，躺下來背脊貼床板的才叫睡覺。」

四十分鐘之後，她巡樓回來，問我：「你是新來的？」

我：「是。」

她：「等下你碰到 IC，不要說我睡著了。」

我：「嗯！好的，甚麼是 IC？誰是 IC？」

她：「IC 就是 in charge，即是主管。」

午夜驚心

我跟著去下一座，在第三座與第四座之間的走廊走著，那時已是凌晨兩點多，突然一下大破裂聲音平地響起，在那萬籟俱寂的深夜裡，格外嚇人，原來是一個載著酒的酒瓶從高處飛墮下來，在距離我兩三米之遙爆開，一些酒飛濺到我身上，把我嚇了一大跳，剛學會了使用對講機，連忙開機氣急敗壞的說：「控制室，三座與四座之間有高空擲物，一個大玻璃瓶掉下來，請問如何處理？」

這一晚的控制室管理員是老華，但老華還未回應，一把好像剛剛睡醒但又略帶權威的聲音響起來：「老風，你過去看看，順便拿掃帚清理一下。6A93，你不用大驚小怪，繼續頂巡。」

天啊！這是甚麼大驚小怪，這又不是六七十年代的徙置區，玻璃飛瓶可要命的。我驚魂未定走入下一座，座頭是一位中年發福的婦女，叫卿姐，她見我進來，很溫和的跟我說：「你今天第一天上班，是會有點不習慣，下次碰到同樣情況，不要用對講機，用手機打給控制室就可以。」

等她巡樓回來，蘭姐把我帶到停車場的地下出入口處，

告訴一位叫阿威的保安員，交待他指導一下給我工作。

停車場入口隔著十來米是大垃圾房，門口停放著幾部綠色的垃圾推車（應該說有輪子的大垃圾桶），地上東一堆西一堆垃圾廚餘，很噁心，蘭姐皺了皺眉：「這些人最近又亂掉垃圾，老說不聽，阿浩，你等一會見到有人倒垃圾，勸一勸他們倒正經一點。」

蘭姐走了之後，我向阿威打招呼：「威哥，我叫阿浩，請問在這個崗位我要做些甚麼？」

這個阿威的長相很特別，腦袋特小，頭髮稀疏，頂上微禿，戴個近視眼鏡，衣服有點邋遢，褲子的拉鏈可能壞了只拉合一小半，露出恤衫衣角一小片，年齡看來是夜更裡最年青的一位，在上班集合時一個人站得遠遠的，好像難與人相處。

我問他話後，他正在玩手機，抬頭看了我一眼，沒有回答，又低下頭看手機；我再客氣的問他一次，他又抬頭看我一眼，沒有說話，又低頭看手機，我心裡嘀咕，但還是耐著性子，再問：「威哥，我初來報到，不知要做些甚麼，請你指點一下。」

他本來是在收費機旁坐著的：這時霍然站起，連說了三次：「討厭！討厭！討厭！」

跟著拿起面前的文件夾，說：「這是個舊式的收費機器，不能用八達通。月租車的車主都有月租車卡，可咁卡出入，

時租車就要開車單，上面要寫明時間和車號，在一樓繳費後憑單出閘。時租車和卸貨貨車都要在這兩個 file 記錄下來，你看兩遍就會明白。」

我拿 file 看了一會，有幾個問題問他，每問他一個問題，他就抬頭望我一眼，手托一托眼鏡架、屁話不發半句，又低頭玩他的手機，看來是個不通世務的怪人。

過了一會，他要上樓到停車場抄車牌，也沒有打招呼，就逕自走了，剩下我一個人人在停車場的收費崗位。這時，馬路上一個身軀稍胖的中年人推著一部小鐵推車經過，車上疊著三個方型發泡膠箱，箱內都是廚餘殘渣，由於堆的很高，搖搖晃晃，一邊走一邊有些汁水濺出來，到了垃圾房門前，他放下幾箱垃圾在地上就離開，我走過去說：「大佬，你的垃圾應掉進桶內，不要隨便放嘛。」

沒想到那人馬上翻臉，破口大罵：「不論我怎樣放，老虔婆都會翻到到處都是垃圾，搞得遍地邋遢，你們這些廢柴保安甚麼事都不理，連個老虔婆都搞不掂，還敢來說我……。」

惡狠狠的足足說了我幾分鐘，就因為我好言好語一句話，招徠一頓謾罵，這時老風經過聽了罵聲，跑過來幫我解圍，說：「明哥別怪，他新來的甚麼都不知道。」

那人一邊推車離開，一邊還在嘮嘮叨叨的說：「興記肥記亂倒垃圾你們不說，連個老虔婆亂來又不管，還好意思來說我，X◎※S。」

阿威抄完車牌回來，我把剛才被罵的事告訴他，他托一托眼鏡架，說：「這裡的人是這樣的。」

又低下頭玩他的手機，我問他：「老虔婆是甚麼人？」

他這次抬起頭比較認真回答：「這個撿垃圾的阿婆超級麻煩，在這屋邨撿垃圾撿了很多年，我們 IC 岳 sir，副 IC 蘭姐跟她對著幹好多次，都沒有她辦法，你千萬別惹她，她可罵足你三天三夜。」

這就是我的第一晚，老風的苟且滑頭，午夜駭人的飛瓶，無厘頭的被羞辱挨罵，一邨的騎呢怪人，個個角落都包含著負能量，真令人難受，當個保安員真談何容易？我問阿威：「如果我要辭職不幹，要辦甚麼手續？」

他這次頭也不抬，邊玩手機邊說：「你過去同蘭姐講一聲就可以。剛才 briefing 結束時，阿恭已同我講，這個新同事應該挨不過三天，他真有眼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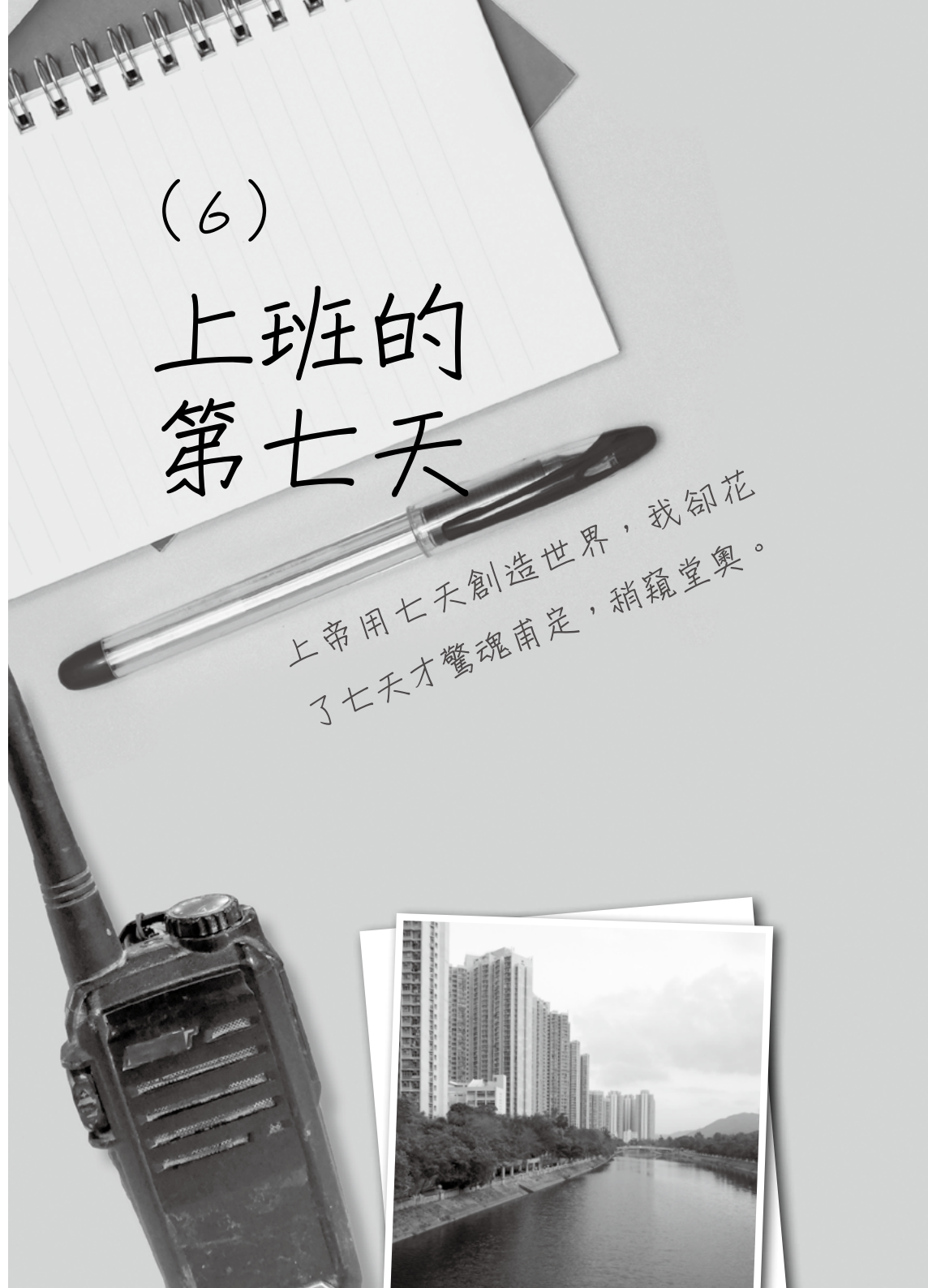
心裡實在很不爽，連阿威這個宅男也把我看扁。不過，這裡生存環境那麼惡劣，何必冒險，也不想與阿威多說，走路去控制室找蘭姐，但走到一半，對講機傳來：「蘭姐蘭姐，第七座壞粒，有人受困，請你過去看看。」

人家已忙得不可開交，實在不好意思再去添亂，而且，已是凌晨六點多，天色漸明，下班的曙光已露，算了吧！明晚再說。

(6)

上班的 第七天

上帝用七天創造世界，我卻花
了七天才驚魂甫定，稍窺堂奧。



雖然只上了七天班，但我真有點自豪感，這種感覺來源於我們那個「堅持做保安兩個月」群組裡的六個人，已有三個人捱不下去辭職了，而我雖以往未幹過這種通宵工作，白天又難以入睡，居然還可以堅持下去，真有點不可思議。

這種不可思議的表現，是來自對這光怪陸離的天怪邨的好奇，是對這深宵夜更一幕幕詭異引起的亢奮。特別是天怪邨三害、十大惡人像幽靈般冉冉而出……

三害初現

上班的第七天，前半夜我被安排到停車場，午夜十二點，我要上樓打商場鐘，這個鐘的區域是整棟商場和停車場，由天台到停車場而至車場入口，共三十八粒鐘，中間有很多偏僻的杳見位，甚少人經過之處，隱藏著很多荒唐，譬如我曾經在那些角落碰過少男少女在巫山雲雨；樓梯間佈滿空啤酒罐、煙蒂、紙屑、零食包裝袋、避孕套，甚至尿漬等等。

打完商場最後一粒鐘，途經大垃圾房，我被眼前一片狼藉嚇了一跳，大垃圾房門口在一個小時前還是相當乾淨，本來停放了幾個帶輪子的大垃圾桶，旁邊還有五六個白色發泡膠箱，這時，遍地盡是垃圾，發泡膠箱不知去向，裡面的餸水廚餘全數傾倒在地上，濕濕淋淋的爛菜飯羹散佈，令人無比厭惡，我拍照存證，同時用對講機通報，那邊傳來咬牙切齒的怒吼：「……這個垃圾瘟神又來了！」

蘭姐在短短幾分鐘就趕到現場。

問：「人呢？」

我：「不知道。我打完鐘回來就這樣。」

蘭姐：「阿浩，你今晚多注意這個位置，如發現那個拿拐杖的老虔婆出現，馬上通知我。」

她又交待了第一座的座頭，將閉路電視鏡頭聚焦在這個區域，有發現即時通知。

接著下來很安靜，毫無發現，一直到凌晨兩點多，幾個餐廳關門，店裡的小工陸續將廚餘雜物送來傾倒，其中兩個店的員工倒完垃圾碰上，就在旁抽煙吹水。最後來的是前幾晚把我痛罵一頓那中年人，推著部小四輪鐵車來了，我後來知道他是城記的雜工，叫「肥明」，很粗魯的一個人，大家都討厭他。

肥明推著那部小推車，上面放著四個發泡膠箱，箱內自然是放滿廚餘廢物，間還夾雜些啤酒瓶鋁箔罐，由於疊得太

高，他一手推著車把，一手扶著發泡膠箱，以防傾倒，正搖搖晃晃在我前面經過，我說：「老友，這手推車太小，太不穩重。」

他瞄了我一眼，也不答話，我感到有點自討沒趣，不過幹了幾天保安，這種被人冷待的情況已習慣了。等他快推到垃圾房時，路面有幾個小凹坑，前輪陷入，車身一擺，上面那箱就倒下來，搞得地面盡是湯渣骨碎，好不狼狽，旁邊抽煙幾個傢伙馬上幸災樂禍大笑起來，肥明還真有責任心，把其餘幾個發泡膠箱拿到牆邊放下，回頭來清理地上殘渣，可是沒有工具，就徒手在地上刮起污物撥入原來箱中，只是那灘污物範圍太大，一時之間實不易清理完。幾個旁觀的傢伙更嘻嘻哈哈樂不可支。

肥明蹲在地上不停地刮，滿頭大汗，突然發現身前有一把掃帚，一個垃圾鏟，很俐落的一鏟一鏟幫他清除髒物，他抬頭一看，正是我拿著打掃工具幫他清理，最後我又提了兩桶清水沖淨了地面，他站到一旁，看著我幫他清洗完畢，也沒說半句話，慢慢的把小車推走。

二十分鐘之後，他來到我跟前，手裡提著兩個大餐盒，先左手提起，說：「這是滷水豬紅，是我們店賣剩的。」

右手提起，說：「這是我剛剛炒的乾炒牛河。」

我伸出雙手接過兩盒餐盒說：「太好了，正餓得很。」

從那晚起，只要我後半夜在停車場崗位，他都會送兩個

餐盒來給我，而夜間的外圍同事，也很詫異那間向來一毛不拔的城記，為什麼會對我那麼好。

凌晨三點多，老風接到投訴，有夜歸的車主在五樓停車場的轆門前滑倒受傷，大罵一番。我拿了地拖水桶上去察看，轆內盡是水漬，三四五樓轆門外也都有一大灘水，又沒有豎警示牌，真的很容易滑倒，我與老風一起逐層逐層去清乾淨。老風一邊拖地一邊埋怨：「這個蛇老闆真是害人不淺！」

我好奇問：「誰是蛇老闆？與轆口的水漬有啥關係？」

於是，老風憤憤不平說出這轆旁水漬的故事。原來這個停車場每層都有一個自來水水龍頭，方便臨時清潔用水，洗車工人就利用這些水龍頭取水洗車。但有一晚一個洗車阿嬭洗車時不慎將其中幾滴清水潑到旁邊的車！這車就是那個姓蛇的，他要阿嬭幫他把車裡裡外外刷洗乾淨，阿嬭不知道姓蛇的厲害，認為他吹毛求疵，沒有答應，只肯為他擦乾車身那幾點水滴，老蛇奸笑了幾聲，說：「我要你在這裡混不下去！」

第二天老蛇向管理公司投訴這些洗車的人濫用食水資源，管理公司一見這條毒蛇的投訴，不敢怠慢，馬上將各層的水龍頭鎖上，洗車的人無奈只有從商場取水搭轆帶進停車場，這樣把水推進推出，難免會震動灑出，搞得轆口都是水漬，已經滑倒了幾個客人。

我問：「他隨便投訴一下就那麼怕他？」

老風：「你不知這人多厲害，他對投訴很有心得，又有耐性，死纏爛打，不達目標絕不罷休，管理公司如不處理，他會投訴到房署去，房署不處理，他會投訴到區議員，又或會投訴到媒體去。他事事都管，三日一小訴，五日一大訴，大家都又討厭他又怕他。」

我：「為甚叫他蛇老闆，他很有錢很有勢力嗎？」

老風不屑說：「他有個屁錢，只不過幫人開車，就是會投訴，懂得門路，不依不饒，所有保安都怕他，上月已有兩個同事因而被開除，他常常炫耀那幾句名言：會讀書不如會做事，會做事不如會做人，會做人不如會投訴。你日後做外圍，一定有機會碰到他的，最好叫他蛇老闆，少惹他為妙。」

凌晨四點半，老風頂替我停車場的位置讓我到休息室用膳，我走到一半，控制室用對講機通知我：「6A93，第五座有人投訴小花園那邊有噪音，你順便過去看看。」

我走到小花園，見只有一對年輕情侶坐在長木椅上，竊竊細語，怎樣也算不上噪音。我繞著第五座轉了一個圈，靜寂到極點，於是用對講機回答：「控制室，毫無噪音，只有兩個人在坐著，很安靜。」

控制室那邊是華哥，埋怨的說：「唔該！可能第五座那人又發神經了。」

我吃完東西後回到停車場崗位，換老風返回外圍工作，

他好奇問我：「剛才控制室叫你去小花園處理噪音，有發現嗎？」

我：「完全沒有噪音，這麼晚，只有兩個年青人坐在那裡。」

老風歎了口氣：「好景不常，這些瘟神又發作了，恐怕我們夜更又永無寧日。這麼多年來都沒有人治得了他們。」

我：「他們是何方神聖？」

老風：「天怪邨三害，垃圾婆、老蛇、神經柴。」

沒想到勤快做事，也被批評，心裡很不爽，瞪了 3A38 一眼：又是妳針對我！當初第一眼的好感，全都被討厭所取代。

一直到 Billy 仔和釣魚先生的出現，我才再次領略這顆夜明珠的光輝。

(9)

IC 出馬

他雖然貪吃貪睡，但他是隻會抓老鼠的好貓。



如果說控制室是這個保安團隊的中樞神經，那麼 IC (In Change 主管) 就是團隊的靈魂。不過，天怪邨這個靈魂卻是個貪婪而能幹的靈魂，比較像個土皇帝。

IC 有幾個貪的項目，首先是貪睡，在夜更值班時常老實不客氣的大睡一覺；再來是貪小便宜，與同事用餐從來不出分文，同事們出遊或放假回來，例必有些小手信奉上，甚麼鳳梨酥茶葉糯米糍之類，他照收不誤。

縱使這位 IC 有那麼多缺點，但我認為保安公司請他幹這份工作，還真是物超所值。

他姓岳，天怪邨夜更保安正 IC，捨岳其誰？

我對於這位 IC 岳 sir 的觀感，時好時劣，像波浪式的起伏，有時覺得他敷衍塞責；但一轉身，又能把繁事瑣事搞得妥妥貼貼；有時覺得他貪懶散慢，可是又能從渙散中維持管治秩序，有時見他過於沉迷賭馬，可是當一場場隨時血濺街頭的衝突來臨時，他放下馬經，就能漫不經心的將危機消弭於無形。不管如何，黑貓白貓，他是頭會抓老鼠的好貓。

竟然向人討麵包

我忘記了那是剛上班的哪個晚上，我和阿威正在停車場崗位，一部的士開進來，阿威一見這部的士，馬上抽出一張空白的繳費單來，必恭必敬的走到士旁，彎下身子遞給開車那人，跟著手動按鈕讓攔車桿升起，那車隨即關上車窗，開上停車場。我沒有看清車上司機的樣子，於是問阿威：「為甚麼給他空白繳費單？」

阿威：「那是岳 sir。」

我：「岳 sir 是誰？」

阿威：「岳 sir 是我們夜更 IC。」

我：「那蘭姐呢？」

阿威：「蘭姐是副 IC。」

我：「那岳 sir 為甚麼去開的士？」

阿威白了我一眼：「你別多管閒事。」

過了一會，停車場對面一個穿著與我們相同制服的中年人，肩膀上是三柴（三條槓），職級當然比我和阿威高，一直站在便利店門口有一搭沒一搭跟店員聊天，閒或拿起架上的書刊胡亂翻翻，我轉頭問阿威：「那人是誰？」

阿威：「就是剛才那的士司機，我們夜更 IC，岳 sir。」

我：「啊！他就是岳 sir，我在對講機聽過他的聲音。他在店前站那麼久幹嗎？是溝女？」

阿威：「他才不會溝那些女，他在等店裡快過期的麵包。」

突然產生了一種煩厭不屑的感覺，我們夜更的主管竟然去討人家快將過期的免費麵包，又經常兼職去開的士，真是無奇不有。

這時對講機響起來：「控制室，我這裡是六座，前面羽毛球場有兩幫人在爭吵，都帶著棍棒。」

那時 3A38 還未回香港，暫代控制室的是老華。老華用對講機回應：「老風，阿浩，請到羽毛球場去了解情況。」

這時，那把略帶權威的聲音在對講機傳出：「我現在過去，老風你不要太接近他們，阿浩你跟著我。」

不一會，岳 sir 手裡拿著一袋麵包在我面前快速走過，向我點了點頭示意我隨他身後，他的身材不高，微胖，約四十來歲左右。不夠三分鐘我們已到了羽毛球場，有兩幫年青人各有四五個在對峙著，雖未動手，但火藥味甚濃，岳 sir 不讓我和老風上前，一個人走到兩堆人中間，一邊走一邊吃著麵包。由於與他距離太遠，無法聽到他們說話，只見到雙方激烈的肢體指罵，十來分鐘之後，雙方都安靜下來，兩幫人突然朝第四座的方向走，岳 sir 拿起對講機：「老風，趕快去將第四座後面的側門打開，讓他們出去。」

老風才開了鎖，兩幫人就衝了出去。

我正想問岳 sir 這兩幫人衝出去搞甚麼名堂，岳 sir 已先開口：「外面是官地，與我們無關。」

說著遞上一個菠蘿包給我：「這麵包挺好吃，再過幾小時就過期了。」

我伸手接過：「多謝！」

沒有多久，有人報警，警車聲響起，外面天橋上躺下兩個血人。

無人能敵垃圾婆

又有一個晚上，briefing 時岳 sir 宣佈說近來垃圾房衛生條件甚差，主要是晚上那個撿垃圾的阿婆又故態復萌，把垃圾亂翻，一地狼藉，餿水廚餘堵塞了下水道，一星期額外叫了幾次抽糞車來清理，增加了不少費用，要外圍和停車場同事多加注意。

Briefing 結束，岳 sir 問：「今天誰當外圍？」

蘭姐：「阿恭和阿浩。」

岳 sir：「阿浩你的手機能拍攝短片嗎？」

我：「可以。」

岳 sir：「你今晚特別注意垃圾婆，如她到大垃圾房翻

箱倒亂，馬上通知我們，同時拍下記錄，包括我們和她的對話。」

我：「知道，聽說這個垃圾婆相當麻煩，你有甚麼好方法對付她。」

岳 sir 說出鏗鏘有力的兩個字：「報警。」

我：「報警？」

我嚇了一跳，幾乎以為自己聽錯了，這是甚麼神級的處理手段，對付十多個手持武器的彪悍惡煞，他啃著麵包談笑退敵，對一個縛雞無力的老婦人卻要動用警力。

散會之後，各上崗位，我計算垃圾婆一般會等城記倒完廚餘才去翻箱，時間約在凌晨兩點多，我先做完全區的巡查和簽簿，當巡到第四座時，實在想不通這個報警的問題，想問一下岳 sir 究竟。知道他一般在第四座座頭後的小廳辦事，於是走入第四座。

問：「岳 sir 在嗎？」

四座座頭輕聲說：「他睡著了，有重要事嗎？」

我心想：「真幸福！這麼早就夢周公去了。」

凌晨兩點十分，我在大垃圾房旁邊的停車場出口與阿威閒坐著，靜寂之中，慢慢傳來「咕啾」「咕啾」聲，是小鐵推車的走動聲音，由遠而近，中間夾著一下一下「督」

「督」聲。

阿威說：「垃圾婆來了。」

不一會，一個老婦人在我們面前經過，一手推著小鐵推車，一手持著拐杖，弓著身子，一拐一拐緩步而行，每跨一步都伴著金屬拐杖觸地「督」一聲。她的面容蒼老，深刻的縐紋縱橫交錯、長臉龐、下巴微翹、嘴角特別長，如新月般的兩邊上彎，給人一種和藹的笑意。見到我這個生面孔，親切的點了一下頭，笑一笑。

果然，她走到大垃圾房前，開始翻垃圾，老實不客氣的將發泡膠箱傾倒，撿取裡面的鋁箔罐，同時把發泡膠箱一個個放在鐵推車上，我用對講機通知之後，即用手機拍攝她的翻箱行動。

不一會，岳 sir 和蘭姐都到了，見一地狼藉，蘭姐就對著她開罵，垃圾婆與蘭姐似乎有很複雜的舊恨新仇，也毫不示弱反唇相譏，罵聲比蘭姐更勁，我一邊拍攝一邊也加入罵戰一張嘴：「阿婆，你撿垃圾也不應翻倒到滿地污穢，這樣人家清潔工很難洗，又會造成管道堵塞。」

垃圾婆是擅於鬥嘴的人，聲音十分尖厲，也不回應對方的罵題，用她的惠州方言夾雜不純正的廣東話，你罵你的，她罵她的，你說她一句，她回你十句，但來來去去總會重複那幾句：「我阿婆幾十歲，不偷不搶，不拿綜援，晚晚捱更抵夜賺點小錢養兩個老人……。」

岳 sir 打個手勢示意我繼續攝錄，同時開口說：「阿婆，前一段時間妳已比較守規矩，怎麼現在又來搞餒水，是不是最近發泡膠箱又有好價？你再這樣搗亂，我們就報警。」

一聽到報警，垃圾婆顯得更亢奮，反罵得更大聲，還挺起胸膛一副「我怕過誰」的態勢。時值深夜，吵聲驚動了附近的店舖職員，都跑出門口看熱鬧，這些商戶都深知垃圾婆的所為，看她討厭。可是偶有途經的路人或住戶，見幾個人圍著一個可憐老婦，對我們盡是鄙視眼光，有些不明就裡還會前來說我們。

岳 sir 對蘭姐說：「阿蘭，報警，說有人在屋邨搗亂。」

沒有多久，兩名警察來了，彼此陳述一番，警員把垃圾婆帶到一邊問話，然後讓她走了，警察回來說：「你們要避免外人來搗亂，建議應把所有垃圾箱全部推入垃圾房內，關上門或拉下大閘可防止他們進屋……。」

蘭姐是報案人，給警員留下她的身份證號和保安證號，又問了警員這次行動的記錄編號，草草收場。

岳 sir 把我叫到第四座，打開剛才錄下的片段，他看完後說：「拍得很清楚，該拍的都拍了，傳給我吧。」

我：「拍下證據以後用來告垃圾婆嗎？」

岳 sir 歎了口氣：「幾十歲老太婆，有甚麼好告，老人家又不能硬來，有理說不清，罵她幾句她比你更大聲，就算報了警，也不過是小小申誡，你要是不小心碰她一下，她就

倒下來裝死，還惹得路人為她打抱不平，要是不幸被媒體抄作，甚麼仗勢欺人，欺侮殘廢老人，打壓自力更新好人，不近人情等等，我們馬上變成冷血無情保安惡霸。幾年來，這個毒瘤就是無法切除。」

我心裡想，有那麼嚴重嗎？

我：「那麼拍這個短片有甚麼用？」

岳 sir：「上頭調來一位新經理，不了解狀況，這幾天開會為了大垃圾房的衛生呱呱叫，你這個片拍得很好，足夠交差。連報警都無用，把這個球踢還給他們，他們要採取法律行動，要告要放，由他們決定。」

我：「這樣就算解決啦？」

岳 sir：「只有安排抽廢水車多來兩次，還有讓早更清潔工多拿點加班費，辛苦點囉。」

一年後，有這樣一則新聞：一位獨居老婆婆在中環撿紙皮維生，一不小心賣了一個紙皮箱給一個外傭，才收了一元，幾個食環署的職員即現身票控，並沒收她的紙皮和手推車……，後來老婆婆向議員求助，議員馬上挺身而出，為弱勢伸張正義，再經媒體披露，全城對食環署相關部門罵翻鬧爆，幾名執法人員如過街老鼠，受到八方非議，後來只得取消票控，還幾乎要道歉云云。

請 IC 唱 K 食飯

過了幾天，由老風出面安排的唱 K 食飯節目在深圳一間酒樓舉行，由早餐到中餐同時包房唱 K，夜更同事頗為踴躍。其實是岳 sir 的個人嗜好，每一兩個月就會開局，一般有十來個同事參加，由大夥出資，岳 sir 當然是不會掏腰包，與會的同事也優先可以取得當週較佳的放假日。我實在不太欣賞這種奉承拍馬的活動。奇怪的是各同事好像覺得很理所當然的。我一次也沒有參加，有點不屑。

一直到一個寒冬的晚上，發生了一連串的事故，我才不得不承認，岳 IC 的白唱白食，是有被原諒的條件的。那個要命的晚上是這樣的：

· 當晚我的計步 App 記錄了我一共步行了一萬多步，那就是說那晚八個小時裡一直馬不停蹄地工作……

- 第二座四樓爆水管，水淹全層
- 第七座響起警鐘
- 第五座柴小姐投訴樓上噪音
- 停車場月租車錯泊了時租車位
- 南亞漢揮棍到處亂打人
- 入邨收費的起落桿給撞歪了

這個晚上精彩極了，首先是第二座四樓水管破裂，水流

遍全層，在水管維修工來之前，岳 sir 帶著我和另外一位同事去治水，找出源頭鎖了管道，三人已全身濕透，還得拿水桶地拖清除積水。地面未乾，第七座響起警鐘。幾個濕透的人趕緊前往，消防員稍後抵達，還好檢查之後是誤響，掛了牌，消防員草草收兵。

在消防車出邨的同時，岳 sir 的手機響了起來，是控制室打來說有部月租私家車錯停泊在二樓的時租車位，岳 sir 回答說停錯了也沒甚麼大不了，頂多是少賣一個車位，但控制室說這次不能不管，因為是蛇老闆發現和舉報的。還拍下照片存證，如果我們不處理，他明天就將照片發到管理處給林經理，甚至還會往上傳……，岳 sir 嘀咕了幾句：「這個投訴王真是吃飽飯沒事幹，連人家的車是時租是月租他都記得清楚。阿浩，你會鎖車嗎？」

我：「阿恭有教過我。但聽阿威說已有兩三年未鎖過車。」

岳 sir：「老蛇這幾天不停在停車場挑毛病，這違泊不處理不行了。」

正要往停車場走去，這時對講機卻響起來：「控制室，六座前面小公園有兩個南亞裔年青人在鬧事，好像要打架……」

不等控制室回應，岳 sir 用對講機回覆：「阿蘭，你來停車場同阿浩阿威處理泊錯位的車，先通知，不開走就鎖車。我現在去小公園處理。」

我實在不想到停車場，想跟岳 sir 去看看他是如何擺平這些惡煞，尤其是南亞裔的問題。他似乎看出我的心意，說：「阿浩，鎖車容易開鎖難，鎖車很傷感情的，能不鎖儘量不要鎖，設法通知車主把車開走，你向阿蘭學習處理。」

我與蘭姐前後腳抵達停車場二樓，阿威已在，一部嶄新閃亮黑色寶馬停在最靠邊較隱蔽的時租車位，車窗已貼上張警告通知單。

阿威：「我已在繳費處查了這部寶馬車主的電話，也打過電話去找車主，但沒有人聽，所以貼了警告條，已貼了十幾分鐘。」

蘭姐：「阿威，你記憶那麼好，應該知道這部車是誰的吧？」

阿威：「是麻辣興的，他住在六座。」

蘭姐一聽到麻辣興，一手掩眼，搖搖頭說：「麻辣興，這個大老粗，頭痛頭痛！」

她馬上用手機通知了第六座座頭，叫她到門外的電動門鈴按通話器，通知車主趕快把車開走，不然就鎖車，又讓我去搬來鎖車器。

過了二十分鐘，蘭姐說：「阿浩，不管他媽的甚麼十大惡人了，鎖車。」

我正準備將鎖車器扣上車輪，一把粗獷沙沉的聲音響起：

「我真想看看是誰那麼夠膽鎖我的車？」

我停下來，望向蘭姐，等她的指示。蘭姐是個有膽色的女漢子，可惜她說的話同她一樣耿直：「我們也不想鎖你的車，但這是時租車位，請你馬上開走。」

這把沙沉的聲音就是麻辣興，這晚上相當涼，他穿了條運動褲，腳踏人字拖鞋，上身披了件皮衣，裡面一件貼身背心，神情非常倨傲，用遙控器打開了車門，取出香煙和打火機，點著了一根煙，斜身靠著他的車，說：「我就看你怎樣鎖我的車？」

一時間，也不便裝鎖車器，蘭姐繼續請他合作把車開走，麻辣興就是不理，把吸入肺裡的煙一口一口吹到天花板，雖然看似悠悠抽著煙，噴著霧，但一副劍拔弩張，氣氛很緊張。蘭姐無奈走到一旁，打電話給岳 sir 請示。

我把鎖車器放下，慢慢走到麻辣興前面，我趨向前，膽小的阿威就越向後退。

我平和的向他說：「興哥，真不好意思，三更半夜，天寒地凍，還勞煩你沒得好睡跑來停車場，真對不起。你就幫個忙，把車開走，早點回家休息休息多好。」

麻辣興上下打量我一眼：「平日也有不少月租車貪方便停在二樓時租車位裡，也不見你們去鎖車，是我麻辣興比較好欺侮？還是特別針對我？我倒想知道是誰舉報我的？」

我陪笑說：「興哥，你也知道這個社會憎人富貴厭人貧，

你看你這部限量版寶馬，應算得上是我們這條邨最出位的靚車，自然引起人家眼紅，其他雜牌車，別說舉報，別人看多一眼都懶得看。」

其實，我對汽車認識不深，也不知那部車是甚麼名貴系列，不過千穿萬穿，馬屁不穿，麻辣興明顯有了點寬容，但還是帶著嘲諷說：「照你這樣說，開部靚車就不能停在你們停車場啦？」

我：「絕對不是，只要照停在你原來的月租車位就OK啦。興哥你是大老闆，多多包涵。聽說你平日都停在四樓，為甚麼今天會停在二樓來？」

麻辣興這時又點起第二枝煙：「這是因為你們這停車場太髒，你看我的車頭。」

我順著他的手指看到車頭玻璃與金屬車身間有幾片指甲大小的白色落漆，在閃亮的全黑車身上，特別顯眼。

他接著說：「我本來停在四樓，但天花板的白漆剝落，搞得我的新車幾乎變舊車，是你們迫我停在這裡的。」

我：「是有個別車位有掉漆情況，估計你也不容易再碰上。」

麻辣興：「再有落漆掉到我車上，怎麼辦？」

我：「興哥，你把車開上去，再碰到落漆，我負責幫你清洗乾淨。」

麻辣興：「我那來那麼多時間，等你來幫我洗車。」

我把我胸前掛著的工作證拈起來舉到他前面：「這是我工作證，大家都叫我阿浩，員工編號是 6A93，我的電話號碼是這個 ××××，如果這個月再有落漆掉到你的車上，請你拍下照來，傳給我，這個月的洗車費我負責，你喜歡用哪一個洗車婆都可以。」

麻辣興聽了之後，有點驚訝定定看了我一會，把煙蒂扔到地上，用腳擦滅，問：「你叫阿浩，你是岳 sir 的甚麼人？」

我：「岳 sir 是我上司，我只是個新來的保安。」

他再問了一句：「你叫阿浩。」

我：「是！」

他轉頭把車開走，駛往上層。這對話的過程前後才十來分鐘，蘭姐已請示完畢回來，一見車子開走，很詫異的望望阿威，望望我。我說：「麻辣興把車開到月租車位了，不用鎖車。蘭姐，我想到小公園幫岳 sir，可以嗎？」

蘭姐一面懵然，說：「可以……。」

我急步走到轆口，在轆門關閉前聽到蘭姐問阿威：「……阿浩剛才同麻辣興說了甚麼話……？」

我怕控制室裡的 3A38 又怪我擅自行動，一邊走一邊拿對講機：「控制室，違例泊車的事已解決，蘭姐現在安排我

不如做 保安

- 作者： 蕭浩
編輯： 青森文化編輯組
設計： 4res
出版： 紅出版（青森文化）
地址：香港灣仔道133號卓凌中心11樓
出版計劃查詢電話：(852) 2540 7517
電郵：editor@red-publish.com
網址：http://www.red-publish.com
- 香港總經銷：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台灣總經銷：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中和區中正路880號14樓
電話：(886) 2-8227-5988
網址：http://www.namode.com
- 出版日期： 2019年5月
圖書分類： 流行讀物
ISBN： 978-988-8568-58-1
定價： 港幣68元正/ 新台幣270圓正

這本書令你赫然發現，**保安這個行業** 並不平庸，
書裡面的真人真個案，充滿**洋蔥與詭異**，
瀟灑著溫度與正能量，叫你拍案驚奇，先驚後喜。

*夜更保安，究竟是**懶人俱樂部**，是未央戰場，還是遁世天堂？*

上帝用七天時間創造世界，這個新丁保安挨了七天才驚魂甫定。

***霸凌名言**：會讀書不如會做事，會做事不如會做人，會
做人不如會投訴。*

*他一目十行，**會考英文科考 A**，但只有在
停車場保安找到工作尊嚴。*

*面對**持刀暴徒**，他笑談化解；
可是面對個拐杖阿婆搗亂，
卻要報警求助。*

*有間公屋做保安，不愁
地老天荒。*



ISBN 978-988-8568-58-1



9 789888 568581 >



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

紅出版文化平台

加入我們：www.red-publish.com

Mod.E.

上架建議：流行讀物

定價：港幣 68 元正 / 新台幣 270 圓正